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問題叢刊序)

毛澤东

农民問題乃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問題不会解决，农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多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經濟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內而統治階級，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則全靠那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以死力的拥护，否則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經濟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階級，乃其国内統治階級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軍閥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階級，岂非不知輕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那一个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比較斂迹的县分，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經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分。換句話說即是那一个陈炯明势力削減的县分，必是农民起来的县分。我們无庸諱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說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現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須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漸的起来，才可以确实証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漸的減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媚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惡，征收官吏不敢額外括錢，全县沒有土匪，土豪劣紳魚肉人民的事几乎絕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

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軍閥的基础——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鎮壓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鎮壓住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沒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到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軍閥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謂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視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有人以为买办階級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階級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論。这話說猖獗对，說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階級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連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階級（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选出来的首領，这班封建地主首領即封建軍閥利用城市买办階級以拉攏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軍閥做主体，而买办階級为其从属。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地从地主階級馴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的，买办階級如銀行工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階級，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权！則軍閥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

基此理由，我們的同志于組織工人組織学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組織农民的浩大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問題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間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攙着农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从他們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們組織起来，引导他們向土豪劣紳斗争，引导他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綫，引导他們参加与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国民革命运动。我們預計：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

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計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組織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粵贛，北方的直魯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別重要的省分，應該下大力从事組織，有了这几个重要省分的农民起来，其余省分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須到这时候，帝国主义軍閥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說到研究农民問題，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貧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叢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狀況調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講習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們分別組織的各該省农民問題研究会內提出討論，又經過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們以前多沒有农民狀況的詳細的調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連大略都沒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貴。我們應該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內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詳細的具体的全国的調查来。关于农业生产問題的材料，本書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二十六种）关于此問題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尙当另外編印。农民問題本来包括兩个方面的問題：即帝国主义軍閥地主階級等人为的在压迫問題与水旱天灾病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縮等天然的压迫問題。前一問題固然是目前的紧急問題，同志們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問題也是非常之严重，我們不能不积极的注意。要解决后一个問題，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們应得預先准备。这部書內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書最精粹部分，他給了我們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許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請过細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們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質，使我們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爭斗經濟爭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階級爭斗的运动。內中表現得最特別的尤在政治爭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質頗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結社之完全自由，尙不欲即時破坏资产階級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則一起来便碰

着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軍閥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現時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們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經過看来，我們讀了这部書的广东农民大会議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記，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書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經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沒有人詳細的翻过来。本書內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較的詳細，我們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較一番。

一九二六·九·一

編者按：这是毛同志所著之农民問題叢刊的序言。記者以其与国民革命有很大关系，特轉載于此，以为一般农运同志参考。至該刊內容，閱者如欲采討，請向国光書局售买。这是記者附帶說明后的介紹話了。